7

深夜两点,风又冷又硬,从走廊上穿过, 扫到我腿上。一激灵,醒了。其实睡得并不 沉,没有床,半躺在椅子上,顶多算小憩。走 廊是封闭的,我站起身,去寻找风源,有几 扇窗子没关严。窗子应该很久没关了,我试 了几下,生涩,关不动,便一用力,咔的一 声,关上了。深夜静谧,声音被放大好几倍, 传到走廊深处,又弹过来。回声很大,我吓 一跳。倒不是怕,是担心惊醒睡着的人。我 静静立了几分钟,仔细听,两边病房里传出 鼾声,此起彼伏,夹杂几声哼哼唧唧。还好, 都睡得好好的。

轻轻回到1207,父亲侧身躺着,鼾声均 匀,一条腿伸出被子外。我掖好被子,退出 病房,见护士站没人,来到走廊拐角,点着 一支烟,没怎么抽,让它烧着。窗子关了,风 细微,烟雾像丝带一样飘向头顶,一弯一转 钻进玻璃窗缝隙,消失了。

站在12楼望窗外,灯光斑斑点点。大路 两旁,路灯牵出一条光的瀑布,偶尔一辆车 滑过,尾灯拉出长长红线,像一尾鱼,不一 会儿就淹没在灯河里。有那么一瞬,我觉得 自己很大,阴天,星子隐藏在云后,天上什 么都没有,黑暗抵在眼前,世界仿佛踩在脚 下;又觉得自己很小,在广袤天地间某个角 落,有一个人独立黑夜,世界都睡了,他还 醒着,面无表情,心如止水,又心如潮水。

护士过来查房,我掐灭烟头,报以歉意 一笑,见她没什么反应,赶紧收敛笑容。护 士走了,我望向走廊尽头。走廊并不长,我 白天走过几个来回,也是无聊,还数过步 子,单趟120步。而此时,望过去,悠长深 邃……

凌晨四点多吧——听到声音时我扫了 一眼手机——隔壁病房传来吵架声。凌晨大 家睡得正沉,万籁俱寂,吵闹声就显得突 兀,清晰

听到一个男的在哼,哼着哼着变成嚎。 一个女的说,不疼不痒,你嗷嗷叫干啥,大 半夜的!

> 男的说我忍不住! 女的说不疼不痒,有啥忍不住的?! 男的说我急嘛,就是忍不住。

吕树国

然后出去了。

笑笑。

长长的气

1207病房来了一位新病人,瘦高个,六

父亲说,这人不像生了病,走路怪旋扫

十上下。他来到床位,放下包裹,脱去手套,

(利索)的。我说,可能是病人家属。一会儿他

回来了,先自我介绍:"人到了年岁记性真

差,刚把锁齿(钥匙)落护士站了。前年得了

脑梗,治好后医生叫我每年来做个预防。年

前忙,趁正月这几天不要干活来吊几天

水。"他环顾四周,对父亲说:"老锅(哥)也是

脑梗?这病马虎不得,治好了还要预防,不

然真耽误干活。"父亲点头笑笑,我也点头

带,是一双劳保手套,上面有泥灰,虎口处

沾有红锈,推断他应在工地上干搬运钢管钢

来吊水,问他上午哪去了?他看看我们,像

是回答护士的话,又像是向我们陈述一件事

情,"去年从秋干到冬,没结到钱,去要就讲

元旦给,元旦去要又讲年底给,年底去要又

讲开了年就给。再要,要不不接电话,要不

找不到人。听人讲这两天他在家,上午去他

家要,人是见到了,钱还是没要到,说过几

年轻时家穷,没讲到人(老婆),等讲到人了,

我都三四十岁了。结婚迟,小孩到现在还在

上学,没立事,家里主要靠我忙钱。没技术,

就靠出点笨力,钱还难要,又得了脑梗,今

年真不知道该怎干了。"唉——"他叹了口

上学?上大学吧,等小孩大学毕了业就好

我没话找话——也算安慰:"小孩还在

我们没接话——不知怎样接。他又说,

天开工了就给,不知道可是诳我的。"

吊完水,他打声招呼就走了。手套忘了

第二天上午没见着他,下午来了。护士

女的说,急啥家伙,神经病! 男的说,对,这是神经科,专收神经病

吵声冲走了睡意,我坐起来,看看父亲, 没受影响,靠里那张病床上的老人也没受影

响。两位老人你来我往地扯着呼噜。 隔壁女的又说,一年到头钱没挣几个。 毛病倒不少,天天打牌,小孩学费都打没 了,眼下又落了这种病,我看你是急没牌打

男的说,你这张破嘴一天到晚扎我身 上——那天晚上我本来就要赢了,你一去, 生生拉我下了桌,害老子本没翻过来。

女的说,你看你那几个老表,可得一个 好货,他们给你下套子,你还快活啥样地往 里钻,那晚我要不去,你口袋里几个钱就抖

男的说,神经病!

女的说,哟,这会儿我倒又成了神经病

窗外泛白,天快亮了。父亲翻了个身,坐 起来,要上厕所。我起来扶他,父亲说,不 用,我自己来。我打开灯,父亲慢慢放下腿, 趿上鞋,摸到墙,像是背了二百斤粮食,一 步一步往卫生间移动。脑梗,让原本风风火 火的父亲这些年彻底慢下来。

父亲从卫生间扶着墙回来,天亮了,我 打来热水给他洗漱,问他,隔壁吵嘴可听到 唻?父亲说,做了个梦,生产队分田,为河上 田和河下田吵个不停。我说,庄稼的事就别 操心了,你这辈子跟田算是告了别了。父亲 听后没作声。

隔壁女的声音高起来:老娘不伺候了, 我走了,给你一人搁这待着。

门咣的一下,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在 走廊上回荡。

了。"说到小孩,他明显兴奋起来,眉头直 跳。"小孩倒是争气,考得不错,念的是啥我 也不懂,听人家说怪过劲的,还跟我商量要 考研究生呢。要不是小孩,我还干个什么劲

吊上水,他躺下,不大工夫睡着了。 那双锈迹斑斑的手套窝在枕头边。

下午阳光不错,病房里又有空调,暖和 和的,我对父亲说房间不冷给你洗个澡吧, 父亲说好

我拧干热毛巾给父亲擦背。擦了两把, 父亲笑起来。我知道父亲笑啥,说,是不是 想起我小时候你给我洗澡的事了?父亲听后 笑得更响

小时候,大夏天,我晒得跟黑泥鳅似的, 身上散发腥味。父亲天天晚上给我洗澡。我 那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经常干些把人家田里 的水放了这样天怒人怨的事,基本上成了全 村公敌。但我怕父亲。父亲不苟言笑,一身 正气,往那一站,周围空气丝丝作响,后来 我知道这叫威严。平时我自觉与他保持一巴 掌扫不到的距离,可给我洗澡这种事叫我如 何与他不靠近?父亲打来热水,我乖乖地站 到水盆旁;父亲说"衣裳脱掉",我乖乖地脱 掉衣裳;父亲说"下去",我乖乖地下到澡盆 里。然而,有天晚上,我站到澡盆旁,没等到 任何指令,父亲直接把水泼到我身上,然后 拿毛巾在我衣裳上擦起来。整个过程父亲没 说话,我也没敢动弹,直到"洗"完。父亲这 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次日晚上起,我主动脱 光衣裳,下到澡盆里。父亲给我洗澡成了我 多年战战兢兢,每想起来又哑然失笑的记

父亲笑着笑着淌下了眼泪。父亲老了以 后,眼窝浅。我拍拍他,说,小时候你给我洗 澡,现在我给你洗澡,很正常嘛。帮父亲洗 完澡,又给他换上干净衣服,我端上换下的 衣服去卫生间洗,转身之际,分明听到父亲 小声说:"麻烦你了。"我愣住。

这个曾经 山一样的男人 在岁月面前投 降了。



儿子要高考了,王昌秀辞了火锅店的 工作,专门在家给儿子当后勤。买菜、给儿 子做好吃的;平常舍不得买的水果,这段时 间家里也每天有。王昌秀想儿子能一门心 思复习功课,考上一所好大学。

男人还是每天蹬着三轮车出去收破 烂,不管怎样也要挣钱。收破烂是男人的工 作,每天早出晚归的,辛苦,但收入还不错, 一般每个月有四五千元,最多的一个月挣 了六千多块钱。男人的三轮车龙头上固定 着一只小电喇叭,走一路喊一路:"收废纸 酒瓶子、旧冰箱旧电脑、电瓶车摩托车、电 风扇旧家具……"那些话是提前录好的。男 人的声音有些沙哑。

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热。早饭后,男人出 去蹬他的三轮车了。王昌秀走进儿子的房 间,打开新安装的空调,把温度调到26度, 睡眠模式。这样噪音很小。然后对儿子说: "强子,我出去买一只鸡,你安心复习。"儿 子进了房间,王昌秀把门轻轻带上,然后就 出去了。

半个多小时后,王昌秀买鸡回来了。剁 好了的。怕影响儿子复习功课,王昌秀做事 情的时候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在厨房淘 洗鸡块的时候,她只把水龙头开一半。这里

水压足,她怕"哗哗"的水声影响到儿子。拿盆瓢啥的王昌秀更是 特别注意,没弄出一点声响。

平常,王昌秀在家里脚上都是穿那双廉价的硬底凉拖鞋,在 地板上走一步就"咔嗒"一声。现在她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走 路没一点声音。

炖上鸡、调好火,王昌秀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她没有 开电视、甚至连电风扇也没有开,担心那"嗡嗡嗡"的声音钻进儿 子的房间。她手里拿着一块小布巾,不时揩一下脸上、额上、后颈 上的汗。只是外面一阵一阵的知了叫声让王昌秀心里觉得烦,她 担心那声音影响儿子复习功课,可又一点办法也没有。"叫个 鬼!"王昌秀心里骂了一句。

中午,鸡炖好了。砂锅炖的鸡香味扑鼻。男人一般不回来吃 午饭,走到哪就在哪将就一顿。男人累,中午一般都要喝点酒。下 酒菜是凉拌豆腐干花生米啥的,有时候也切一点卤猪头肉。吃午 饭的时候,王昌秀把电风扇打开了,她把两个鸡腿都给了儿子, 还给儿子凉了一碗鸡汤。看儿子吃得很香,王昌秀问儿子:"强 子,今天复习得怎么样?"

儿子吸溜了一口浓香的鸡汤,说:"复习得好。"

王昌秀看着儿子,心里很高兴。她跟男人吃苦受累,就盼着 儿子能成才、考上一所好大学。儿子也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很 好。王昌秀相信,只要这段时间好好复习,儿子一定能考上一所 好大学。那样,她和男人再苦再累也值得了。

饭后吃了一点水果,王昌秀对儿子说:"强子,去睡个午觉 吧。睡了午觉,再好好复习。"

儿子点点头,说:"我就是想睡个午觉。"顿一下又说:"妈,两 点钟您叫我。"说着就进自己的房间了。

王昌秀进去看了看,空调开着,26度,睡眠模式。说句"睡

吧",就出来了,把门轻轻带上。 王昌秀没有睡觉,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琢磨晚上给儿子弄 啥吃的。琢磨一阵,终于琢磨出来了,而这时候儿子的房间里已

经传出了一阵鼾声。 也许是因为太累了,天气又热,王昌秀在沙发上坐着坐着就

开始犯困了,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的了。 突然,一阵吆喝声吵醒了王昌秀:"收废纸酒瓶子、旧冰箱旧

电脑、电瓶车摩托车、电风扇旧家 具……"声音就在小区外。听着那沙 哑的声音,王昌秀心里一激灵,赶紧 躲进厨房小声给男人打了个电话: "你把电喇叭声音调小一点!强子在 睡午觉,别吵醒了他。



六安才产瓜片茶

办公室新来的女同事,是位嫁到上海的北京姑娘。一天刚上 班,她一提鼻子说是闻到一股特别的茶香味。三个人的办公室,另外 一位小姑娘整日喝饮料。北京姑娘很快判断出茶香是从我的杯子里 飘散出来的,便操着一口京片子问刘老师您喝的是啥好茶呀?

我端起杯子,抿下一口甘香的茶水,慢条斯理答道"六安瓜片" "嘿,刘老师,我问您喝的是什么好茶?您咋和我扯你们老家 的什么瓜片呀?这都哪跟哪啊!"新同事来时我曾自报家门,所以 她知道我是六安人。见这位快人快语的北京姑娘误会了。我忙解 释我喝的是六安瓜片茶,没和你瞎扯呀。北京姑娘也笑了说"合着 还有这种茶呀,我还以为是瓜片呢。""当然了,唯有六安的瓜片才 能被称之为茶",我颇为得意地开玩笑说。

我开始向新同事普及有关六安瓜片茶的知识, 说这六安瓜 片和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一样, 位列全国十大名茶。特地提到 《红楼梦》 里贾母也向妙玉说起六安瓜片, 当然贾母说的是她 不喜欢喝,或许那会的情境不适合喝瓜片,但贾母是名著里的 名人,被名人点名不喜欢的物品也容易出名,就像林黛玉和贾 宝玉等人说不喜欢李义山的诗一样,可能反而使得李诗流传更 加广远。因此, 贾母算是六安瓜片的特殊形象代言人。

北京姑娘听完我的介绍,说不管贾母喜不喜欢,她闻着这瓜 片茶倍儿香,让我下次回六安老家给她带点,她父母、公婆都喜欢

我满口应允,不过还没有等我找到回六安的机会,却被单位 指派到南京出差。对于每年春天的例行工作任务,我已经习以为 常。住进酒店,我和同住一室的搭档,从行李箱里往外掏各自的 "家当"。同事爱喝茶,拿出大包装的黄山毛峰茶。我顺手扔给 他小包装的六安瓜片,同事拿起看了看外包装,虽随口赞道"一 看就是好东西!"却是漫不经心地放在自己的桌上面。

此前出差我曾向这位上海同事介绍过六安瓜片,他知道是 我家乡的特产。见我新拆开一袋,伸头看了看问:"瓜片怎么会 是这样呢?""那瓜片应该是啥样呢!"我反问,同事未作答,面 露狐疑之色。后来, 我偶然听到他和同行的另一位同事说起, 他看到过一位朋友杯里泡着的瓜片和我袋子里的不一样。我大 概明白同事为何存疑, 他看到的不一样的瓜片, 可能认为会有 真假之别、优劣之分。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我倒掉泡残剩的茶 叶,才幡然悔悟道我泡开的瓜片和他以前看到的一样。

合作单位来了两名工作人员与我们洽谈事宜,其中一个年龄 稍大,自称老家在高邮的沈先生,未及落座看到同事桌上那包瓜 片,立刻圆睁双目,如见天外之物,惊讶不已问同事哪来的六安瓜 片,乖乖隆地咚,这可是好东西!同事颇为自得,一指我说:"刘老 师带来的!"沈先生拿在手上,才发现还没拆装,说他久闻瓜片大 名,就是没见着啥样子。到底是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家乡出来的人, 还真是情趣高雅,博闻强记。

我连忙递到他手边说我这有拆开的。沈先生态度极为谦恭, 伸双手如接珍宝接过去看了看,闻了闻,笑说:"就是茶叶呀,我还 以为真的是瓜片呢!""只有六安才产瓜片茶啊,就像你们高邮专 出双黄鸭蛋一样。"我边说边为他们三人各沏上一杯,三人特高兴 说喝到传说中的瓜片了。

客人走后,同事把我送他的那包瓜片 立马藏了起来。我问他怎么不喝? 他说自 己喝已经开封的毛峰。物以稀为贵,过几 天等领导们来慰问指导时,拿瓜片招待他





你看现在 牙龈出血了 随手将吃剩的生芋屁股 -----这世上 丢在阳台的花盆里 总有某些事物 冰 阳台是封闭的 超越人的意志 盆里虽有土 我想为它写首小诗 文 却难有雨露 标题就叫《绿意》

2006年,单位第一次组织职工体检,很多同事接到体检通知都感到困

惑,不理解为什么要安排在那家医院,在大家的心目中这家医院的医疗水 平有那么些不靠谱 到那家医院体检,首先看到的就是昏暗的走廊,然后冷漠的医生用着陈

旧的设备,每一处的细节都让人心生疑虑。量身高测血压,站在CT机前拍肺 片,躺在小床上打B超,一番操作,体检的所有项目逐一完成,后面几天就是 等待报告出炉。

在第二个星期的一天体检报告出来了,上面赫然写着:"肝大脾大肾 大,建议复查!"那时候互联网已逐步普及,我上网查询相关信息,搜索结果 让我心生恐惧,仿佛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彼时,我的儿子还不满4周岁,我们住在郊区的家中,每天骑摩托往返 上下班,儿子也随车跟我们一道来城里上幼儿园。那时家中穷困,我们夫妻 省吃俭用东挪西借刚刚在城里按揭了一套房子,还没有装潢。单位那时人 也不多,体检报告出来后,领导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情况,让我换家医院复

于是我找到了堂哥,彼时是另外一家医院的科室主任。堂哥很是热情, 给我找了内科做主治医师的好朋友安排了病房,开始挂水、抽血、拍片…… 一套完整的流程走下来,结果显示部分正常,为了保险起见又进行了一次 复查,结果来了180度大反转,依然还是"肝大脾大肾大"。主治医师此时一 头雾水了,搞不清状况,跟我说不行你们去大医院看看吧。

得知这一情况,舅兄赶忙告知了省城的大舅,帮安排到105医院进行复 查。单位领导得知我要去合肥复查特意给我安排了公车接送,让我心生感 动倍感温暖的同时也预感自己可能是真的生了大病,领导们在尽关怀之

在家等着复查的那两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心中充满了 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家庭责任的担忧。想象着自己如果真的命不久矣,我的 妻子和孩子将如何生活,年迈的父亲,年幼的孩子,失去我的保护,以后的 路他们又如何前行?妻子又如何承受这样的打击独自抚养孩子?我开始回 忆起与家人共度的每一个温馨瞬间,以及那些平凡而珍贵的日子。

终于到了复查的日子,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了105医院。这里的环境 和设备明显比之前的医院要好很多,医护人员的检查也更加专业和亲切。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们仔细地分析了各项数据,最终给出了诊断结果。 幸运的是,经过专家的仔细检查和分析,发现之前的诊断结果有误,我的身 体并没有出现什么病变。医生拿出体检报告仔细查看:"哪家医院给你检查 的?你明明很健康,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心中的担忧 终于消失了。

回到单位,我立刻把好消息告诉了领导和同事,并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帮 助,他们也因此为我高兴。我深切体会到健康的可贵,以及选对医院和医生 的重要性。这次事件也让我更加珍视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和同事们之间的相

从那时起, 我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 坚持定时进行体检, 同时在选择 医疗机构和医生时也变得尤为慎重。我主动充实健康知识,增强体育锻 炼,深深地爱上了跑步、骑行以及健身活动。面对生活的压力,我学会

了忙里偷闲,培育花草,写写小文,以 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和谐平衡,努力做到 更好地关照自己和家人。虽然那次的意 外让我心有余悸,但它也使我学会了如何 面对生活中的不可预知,让我更加珍视每 一个当下的时光。



张武下班进家,看见老婆文雯正站在客 厅朝南窗户边,面带悦色,远眺远方,若有 所思。见爱人回来,文雯缓缓转过身。"站 住,不要动",张武举起手机,抓拍瞬间。"亲 爱的,你看,好美!你就是我的蒙娜丽莎。 文雯走近张武,揪着他的耳朵说:"都要当 爸爸了,还这样淘。

十年爱情长跑,终于开花结果了。张武

第一时间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双方父母亲。 周末,双方父母亲不约而同地从各自城 市赶到省城。当天中午张武主动下厨,做了 一桌好菜。开席后,张武两杯小酒下肚,满 脸通红,他亮了一下嗓子说:"我现在代表 文雯,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双方父母立 即放下碗筷,忙问:"你快说。"张武故意顿 了顿,说:"考虑到我和文雯都是独生子女, 我们俩商量决定,我们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孩 还是女孩随我姓张,二孩随文雯姓文。"文 雯的父母亲听了连说三个"好",张武父母 亲听了,心里有点不悦,尤其是张武爸,但 碍于亲家在场,不便表现。

草率了,我爸妈倒是求之不得。感觉你爸妈 有点不乐意,你爸的脸色当时有点挂不住 了。是不是应该先通个气,好让他们有个心 理准备。""要是事前沟通,我妈还稍微开明 点,我爸肯定说不通。只有先斩后奏,当着 大家的面,我爸他不好说什么。"

事后文雯说:"我们决定得是不是有点

提到女婿女儿的决定,文雯妈妈一脸开

心地对老伴说:"张武这孩子懂事。"可张武 爸这边就不淡定了,一回到家,他一屁股坐

二宝随谁姓

到沙发上, 气呼呼嚷道: "这臭小子, 也不事 前跟老子商量一下,我是不会同意的。"张 武妈了解老头子的脾气,也能理解他此刻心 情。"老头子,你血压高,不要太激动哦,跟 你商量,你能同意吗?孩子们的决定也有一 定道理,两边都是一个孩子,也要考虑一下 人家感受。""你说得倒轻巧,没有那个理。"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也许只是儿子酒后随 口一说而已。""这是随口一说的事吗?你不 往心里去,亲家他们可当真啊,哎……

瓜熟蒂落,文雯头胎生了个漂亮的女 孩,小俩口欢喜不得了。四位老人也跟着忙 活起来,孩子起名叫张文雅,一晃文雅就满 月了,满月酒热热闹闹。

满月酒后,张武父亲更加纠结了,张武 自从有了文雅,小家庭就没有往日悠闲

双方父母亲暂没退休,只能从家政公司 请了一位有经验的住家保姆,照顾文雅,这 需要一笔不小开支;婴儿持续需要奶粉尿不 湿等喝的用的,又是一笔不小开支;再加上 房贷等,家庭支出大幅增加。虽然双方父母 在经济上也给予了一定援助,但还是压力山

更少有人浇水松土

相比经济压力,小宝成长所遇到的各种 烦恼精神压力更令人头疼。

初为人母,总是担心小宝照顾不好。刚 出生几个月,文雯晚上总是整宿难眠,小宝 不睡,她不敢入睡,小宝睡了,她又担心被 子可能把小宝嘴巴或鼻子蒙住,时不时睁眼 看看,提心吊胆。白天也是不放心,上班时 间,时不时看看家里监控,若发现小宝哭 闹,心里就像猫抓似的。

最担心的事是小宝生病,真是怕什么来 什么。每到换季,小宝都要感冒发烧一到两 次,有时小宝突然生病,又遇到张武出差好 几天不在家,文雯都急哭了,似乎要崩溃 了。文雅三周岁上幼儿园,状况才有所好

文雯是从事婚纱设计工作的,这几年她 像陀螺似的,旋转在单位和家庭之间。年度

体检时,发现一个直径15毫米的肺结节,最 后做了微创手术,身体差了许多。张武在一 家大型制衣公司从事行政工作,现已晋升副 总,工作更繁忙了,根本顾不了家。

看着孙女上小学了,张武妈多次私下问 儿子是否考虑要二孩,张武笑着说:"妈,不 急。"文雯妈也经常问起女儿二孩的事,文 雯也是笑着说:"妈,知道。"

文雅已上小学三年级了,四位老人也都 退休了,二孩还没影子,张武爸急了。一个 双休日,老张主动约亲家到儿子家一聚。等 人到齐了,老张撸起袖子:"张武、文雯你们 上班辛苦,今天我来下厨给你们露一手。 张武妈当下手,不大一会儿,10个菜已上 桌。酒过三巡,四位老人开始谈起二孩话 题,越谈越热闹,奶奶和姥姥说:"你们负责 生,我们负责带。"爷爷和姥爷说:"经济上 我们全力支持。"张武爸还说:"我现在也想 通了,二孩随文雯姓,我没意见,你们的孩 子就是我们四位老人共同的后代。"文雯父 母附和着"亲家说得对"。四位老人在谈论 二宝话题时,张武和

文雯没参与。突然, 张武站起来,举起酒 杯,笑着大声说:"我 们喝酒喝酒,我敬四 位老人家,也敬文 雯,大家辛苦啦。"